

在流動的時空裡， 以戲劇活動，縫合歷史空間裡的兩次第一現場。

《黃金塔計畫》編劇、導演 BALLBOSS

百年前的新劇浪潮中，曾有過這波以戲劇演出的形式傳達理念、帶動社會意識的運動。當時參加這些演出的表演者，將戲劇的劇場藝術與娛樂價值放到其次，而以政治宣傳和新文化傳習作為實用目的。細細琢磨此次為了「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」所製作的特展戲劇導覽節目的創作過程，同樣經常必須選擇將純粹的藝術創造、甚至敘事方式放到一邊，而更常回頭問自己：「觀眾了解了展覽裡的主題了嗎？」

在本文寫作的當下，這場在絕美歷史空間裡演出的節目即將演出。但它的面貌已與我最初的想像全然不同。在獲得這個製作機會之初，我滿腦子想的都是自己當時走進倫敦近郊的 Hampton Court，參觀亨利八世國王城堡時的景象。城堡中，一個個演員如遊魂似的，過著所扮演時空的生活，一切語言、情節、織品、道具...全然在精密的考究與鋪陳下，重現著當時的時空。頂著一張亞洲臉孔的我，一走進大廳就被宮廷大臣二話不說地披上披風，稱作「溫徹斯特公爵大人」，並帶我走進亨利八世的會議間，和其他來自世界各國的「公爵」（a.k.a. 觀光客）們一同參與這場，由國王陛下主持的會議。此後數年間，我每每都在想，一但有機會在臺灣的歷史空間演出時，我一定要做一個我們的版本！然而，為什麼最終，這個演出長得不是這種樣子呢？

首先我感受到的，是我們與自己文化的裂痕。莫說這場特展的主角－「日治時期的新劇浪潮」，即便是其所附著的「新文化運動」，在當代臺灣社會的記憶庫中，都很難在不同族群觀眾中找到具有共同認知水平的常識基礎。每個人需要被補充前情提要，可能大相逕庭。至此，故事究竟能從哪裡開始說呢？或者說該把它說成什麼樣的故事呢？

在我眼前曾經浮現過兩條叉路。其一是：製作一個「標本室」，用最嚴謹的考究，復原時代之美，使人心生嚮往。另一條則是：放下所有的包袱，用利於和今日普羅大眾溝通的方式，分享新劇運動之於當時社會的意義。在這個短短三十分鐘內，必須在觀眾心中為這個時代做出註腳的節目中，第二種方法顯然贏得了這場拔河。

自此，所有選擇開始有所依歸。喜感十足、信口胡謔的選角，勝過了臺日雙語字正腔圓的演繹；認真考究下的服裝造型，刻意從其他時空混入更能傳達人物精神的造型元素。演員的表演當中，也時不時打破那道只是意思意思的時空屏障，以「今天」的溝通方式，帶領觀眾經驗那場「昨日」的現場。我們試著解釋：為什麼用演戲的方式，可以打破防衛心，為當時極不討好的社會倡議，取得更好的宣傳效果。也試著解釋為什麼這些人要做這種從古至今都沒辦法當飯吃的事業（戲劇）、（寫個慘字）。也許有機會解釋，為什麼這樣的浪潮只能是一時的現象，而又在我們的記憶庫中留下了什麼面貌不同、處境相似的DNA？

也許比起亨利八世向我開口說他想離婚的那一瞬間，我們隨即知道英國國教派要建立了的普遍默契，為這段失落的時空所打造的這則有趣的譬喻，更能提供觀眾走向這場新劇運動時空的重要線索。也許這場戲劇導覽，和那場新劇演出，兩個現場在意義上並不是太遠。